

此刻，如有奇迹，她愿意深信不疑；
如有战争，她愿意参与杀戮；
如有恶魔，她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

原来你不是我的白马

You are not my Mr.
Right

起点给你快乐

暗作品

阅读带来色彩



本系列小说阅读概念由
全球著名色彩心灵大师
[上官昭仪]老师亲自设计

起点中文网快乐阅读活动现在开始！活动详情见图书背面。

目 录

一.....	1
二.....	7
三.....	14
四.....	21
五.....	28
六.....	34
七.....	39
八.....	46
九.....	53
十.....	58
十一.....	65
十二.....	72
十三.....	78
十四.....	85
十五.....	92
十六.....	99
十七.....	106
十八.....	112
十九.....	119
二十.....	125
二十一.....	132
二十二.....	138
二十三.....	145
二十四.....	152
二十五.....	159
二十六.....	165
二十七.....	171
二十八.....	178

二十九.....	184
三十.....	191
三十一.....	197
三十二.....	203

[盛世里人反而更易沉沦下去，且，万劫不复]

星期五，苏嫫感到有些头痛，痛发时她照例躺在那张柠黄色三人真皮沙发里，头上枕了蕾丝白的绣花枕，里面不知道藏了什么，随了动作瑟瑟地轻响。

沙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黄安琪端庄地坐了，手里捏了纸笔，若有所思地，认真问她：“你觉得自己美丽吗？”

苏嫫叹：“这话你已经问了许多遍了。”

“那你还能不能再回答一次？再多一次？”

“或者，你能不能少问一次？只少一次？”苏嫫微笑，说得语速快了些，血液流动也快，头痛便又上升几分，无数支细细的针尖在脑颅里轮番攻击，她拼命忍着，提醒自己不可以露出不耐烦。

天晓得，大半年了，苏嫫愈来愈像心理医生，黄安琪却愈来愈像病人，尤其是此刻，她是如此迁就如此温婉，小心翼翼至如履薄冰地陪那个正以每小时一百元的速度赚她钱的女人说话。

“我只是希望你能有一个肯定的认识。”黄安琪停了笔，目光细密。

苏嫫笑得更宽容：“我很明白。”

出大门时，头痛发展至麻木，房外阳光明艳热烈，照得她脸色苍白如一只鬼，疲倦刻骨。

回家的路上，她手指抵了太阳穴，绕道为母亲去百盛买丝袜，因为，母亲很挑剔，向来只肯用一种牌子。

夹道有高大梧桐树，广场上鸽子齐齐飞过，空气还很清凉，与一切适宜温度、水气、风向相比，专柜营业员小姐则显得十分阴郁森冷，沉了一张粉白黛青的脸，将货品直直扔到她面前。

“我该不该把钱扔到她脸上去？”苏嫫边掏出红蓝色的皮夹子，边问自己：“态度会不会显得很恶劣？这样一来，是否便可证明我原是个疯子？”

脑中还没有想出结果，手里已经付了钱，于是她愣一愣，又想：“果然我的病情没有治愈。”

母亲对这一点同样深信不疑，她已等在阳台上，远远看苏嫫走入住宅区，手里提了品牌专柜包袋，脸上立刻露出欣慰神色，认可似的点点头，转身去开门。

“黄医生今天说了什么吗？”她问苏嫫，一手接过包袋，眼睛已骨碌碌地上下打量了一遍：“她问了你些什么问题？你又是怎么样回答的？”

“我很累”，苏嫫说。

“怎么个累法？你又怎么会累？”母亲诧异，看她一眼，立刻放了东西去里屋打电话。

苏嫫在门口呆呆站了会，隔壁阿姨方才就在扫地，此刻手上更不停，扫帚在干净的地面上空划几下，侧了头偷偷瞟她，眼风溜过来，兴奋、好奇、一点点害怕。

苏嫫忽然骨头也痛，不进门了，扭头往外走。

今天她穿了黑色风衣，觉得自己脸色也呈灰黑色，背后有无数只隐形手指，点着脊梁骨，异口同声：“那女人是疯子！”

已经七个月了，无论她如何努力克制，依然满后背的手指头，一回头，又是无数种旁敲侧击、含蓄隐晦的问题，句句劈面而来。

黄安琪说：“苏嫫你再仔细想想，有什么话要说？心里有什么问题？生活里有什么不如意？”

可每当她真的说出想法，安琪脸上便又升起怜悯与失望，三番五次，循序如驯服动物，渐渐地，苏嫫终日只会说：“我想得不太多，也没有什么问题，不如意？有什么可以不如意？”脸上的表情也配合贴切，开始时是微笑，然后有点思索，皱一点点眉头，最后平稳过渡至哑然失笑。

可是，她们还是不相信，看她的眼里恨不得配上显微镜。

“那一定都是我的错”，苏嫫对自己说，她在街心公园的花墙下买了包烟，点一支，喷出烟雾，又想：“也许我该失踪，被谋杀，或突然得了爱滋病。”

然而她终还是去了幽暗网吧，找一间 VIP 包房，一人霸张桌子，打开网页看故事，有时微微地笑，有时紧紧锁了眉，却是在看离婚情节时展颜点头，看大团圆结局时不满意。

或许我真是个疯子，她不断想，很久很久也不能停下来，反反复复，认真地想每一个零星片段，反反复复，偶尔，点一支烟，手一直抖，一直抖。

不过大半年，一切都已经改变，她知道自己现在面色青白，没有了以往红粉绯绯，那些艳红蕾丝边的长裙短裙、大串紫水晶嵌丝玛瑙石挂件、过年时锦光灿烂的中式改良绣花袄褂，时光一去不返，再也不会去穿它们。

还有那一个名字，那一张脸，她突然又头痛，丢了手上的烟抱住脑袋，脸色煞白。

“咦，你是不是想闯祸？”不知何时，看网吧的大妈叉腰立在她身后，横眉怒目地，大叫：“你这女孩子怎么像男人一样，抽烟也就算了，还乱丢烟头！”

大妈眼里满满不屑，满头黄毛鼻上穿孔的不良少年也看了不少，头一次见到这样衣饰端庄年纪偏大的女人，看上去倒像是个公司白领，可是混在这种地方，一定是那种有钱却不如意的女人，于是更看不起她，用大颗白眼球相对。

“我不看了。”苏嫫说，关了电脑站起来就走。

“哟，干嘛呀？”大妈撇嘴，这种面目文雅容易羞涩的女人向来脆弱不堪一击，她早看得不顺眼了，居然在她的地盘里给她眼色瞧，谁怕谁！她冷笑道：“在我们网吧里发小姐脾气，你这人真是莫名奇妙。”

旁边有人吃吃地笑，一群二十岁不到衣服花哨的年轻人挤眉弄眼地看过来，男孩女孩都是长发乱糟糟，身上叮铃铛琅各种银质手饰闪闪发光。

众目睽睽下，苏嫫胀红脸，她‘霍’地转过头去，瞪住那老女人，眼神凌厉狂暴，把大妈吓一跳，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

“这女人眼神真凶。”有人小心地说，在网吧狭小空间内分外明显，众人闻言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苏嫫脸上立刻惨白，她这是在做什么？二十五岁的年纪，却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里与人争执，真是疯了。

“我有病。”她喃喃地，对自己说，也对别人说，垂头慢慢走出去。

外面依旧阳光普照，天这么蓝，风和日丽，空气里有青草味道，干净明爽属于生活的味道，苏嫫慢慢地沿了马路向前走，表情落寞孤独，眼前不断有牵了孩子手的少妇经过，也是同她相差不多的年纪，笑吟吟地，低头看孩子指了路旁花草牙牙儿语。

“你是苏嫫吗？”有人在身后叫她，声音不响，却把苏嫫震得一惊。

她迟疑地转过头去，一个短发圆脸的女子穿了黑色套装，眼睛也是圆圆的，充满疑问，有一种：“咦，你怎么会在这里？”的表情。

“你还记得我吗？”她说，双手不住比划打手势：“我是你以前大学里的同班同学，我叫缪蓝，曾经和你一起参加过影评小组，我就坐在你……。”

“我记得。”苏嫫截口说。

“那就好。”缪蓝笑，有些不好意思：“我们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了，我怕你根本已忘记我这个老同学了呢。”

“不会的，我记得你以前的外号是‘懒懒’，我们曾经为写《欲望号街车》的影评吵了一架。”

“对呀，原来你没有……。”缪蓝突然顿口，像是想起什么，立刻拐弯道：“没有忘记呀。”

苏嫫听了面无表情，心里却格地透亮一片，原来她都知道了，她原来那句没说完的话一定是：“原来你没有疯呀！”这大半年来，几乎每次与旧识重逢都会遭遇到这句话，差别只在于有些人会直白地说出来，而有人则灵活地掩盖而已。

“不错，我没忘记。”苏嫫淡淡道，忍不住又加一句：“或者说，我还没有疯到丧失理智。”

“呃……，哦……，那真是……好，很好。”缪蓝期期艾艾道，眨了眨眼，一时找不到下面的话，心里暗暗说：“怎么这么说话？这女人果然是疯了”。

“你看，我又多嘴了。”苏嫔仍旧笑，很真诚地，设身处地的笑容可掬：“没办法，疯了的人就是这样，语无伦次的，你可别见怪呢。”

“哦……，是……，我还有点别的事，再见。”缪蓝匆匆地把场面话说完，忙不迭地从她身边快步离去。

原来疯癫也是有好处的，看着缪蓝逃也似的背影，苏嫔怔怔想，至少这样可以允许人大胆地说真话，省掉了不少客套虚假的烦琐事情。

然后，她回过头，看到段绫。

——“哪有男人名字叫绫的？娘娘腔！”

——“如果那是指我就像是一条白绫呢？古时女人上吊赐死的那种？”

她的喉头突然堵塞得卡卡发响，呼吸困难。

他还是老样子，事情过去大半年了，只有他是不会改变的，永远的清朗挺拔，面容削瘦而英俊，下颌尖尖的，越发显出眼神似月夜寒塘。

他正用这双明亮到残酷的眼睛看住她，一身黑衣，臂弯里搭了个高挑美艳的长发女子。

太阳为什么这么烈？晒得四处白晃晃的光，万物清晰到无处可避，连同她脸上的尴尬、震惊、悲伤、憔悴也一览无遗。

苏嫔睁大眼，一步步踉跄着后退，终于，她清醒过来，周围的人好奇地盯住她，这女子面色苍白神情恍惚，段绫身边的美女也看过来，笑：“咦，那人是怎么回事？绫，她看在你呢？”

不等段绫开口回答，苏嫔突然推开旁边行人，扭头发足狂奔而去。

——你真以为自己是条白绫？你真以为女人会为你死？

——你不相信？你想不想试试？

她没有死。她疯了。

一口气奔回家时才发现掉了鞋跟，一脚高一脚低地立在大门口，母亲毫不意外，皱眉道：“吃药了没有？这几天就别出去了。”

不错，春夏之交是疾病多发季节，像她这样的人根本不该出门，如同一只母猫，该用牛皮带栓起来，关在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

“妈。”苏嫔新伤旧痛一起迸发，掩面大哭，再也不顾邻居的目光，她扑上去紧紧抱了母亲身体，毛衣柔软暖和，有股幼年时常常闻到的温存味道，便把头埋在母亲的衣服上，如一个受委屈的孩子，哀哀道：“妈，所有人都说我是疯子，可为什么连你也要这么说？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模样？”

她母亲听得心头惨然，暂时放下面子与怨气，也抱住她，哭：“我怎么会说你，嫔嫔，妈妈只会盼你好呀。”

旧式楼房墙面薄，也许所有人都会听到她凄惨泣声，也不管了，苏嫔闷头狂哭一气，把仅有的力气发泄出来，再抬起头时，眼眶肿得像桃，她母亲见隔壁人家房门虚掩，不知已经偷看多久，这才清醒过来，忙把她拉进房间，又关心问：“饿不饿？晚上想吃什么？”

苏嫔缓缓摇头，手背掩了面，害羞似地低声说：“别管我，我坐坐就好。”

“好的好的。”她母亲不住点头，擦了擦眼，仍是不放心，特地去倒了杯开水，又缩手缩脚地把药瓶找出来，一起放在她面前，不敢看她，只盯了自己的鞋尖，说：“喝口水……，乖，……吃药。”

苏嫔渐渐停止呜咽，终于回过神来，脸上潮红未褪，可已经不哭了，她眼睛睁得大大，明亮地看了母亲，终于，伸手去桌上拿药瓶，拧了盖子倒出药丸，也不喝水，就这么一仰头全部干咽下去。

她母亲倒担心起来，跺脚道：“慢些吃，别岔了气。”

她无疑是心疼女儿的，苏嫔对此毫不怀疑，很少有母亲肯为女儿支付每小时一百元的心理咨询费，一周二次，就像她自己所说只是盼女儿好，可是，她救不了苏嫔，甚至，连这点爱也正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重负。

“嫔嫔，唉……。”母亲看了她半天，又摇头，转身走进厨房。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苏嫫坐在椅子上，抬头看窗外，像只青蛙守在井底，她的世界也只有这么点了，自父亲死后，境况也同这天色一样，步步地黑暗下去，看不到一点希望。

母亲说：我盼你好。她还是注定要失望的吧？苏嫫咬了牙，父亲死后，公司里的人都知道她得了疯癫病，亲戚朋友同事邻居甚至几年都没有消息的远房表舅也迂回打来电话询问，众人安慰感慨不休，七嘴八舌，私下里更是将苏家正传野史讨论得彻彻底底，原来人言可畏是真的，不过是几句模棱两可的话，几道暧昧猜测眼神，便已能将她前途毁灭。

以前曾经在门外赔笑殷勤的客人都已消失不见，连同那个曾经守在窗下至半夜只为看她一眼的人。

“段绫。”苏嫫喃喃自语道：“或许你自认为是白马王子，可我并不想当白雪公主，谁毒我一口，不用来世，这一世我就要回报。”

二

[回忆是，窈窕亭亭女子背影，转过头，一张老姬脸]

有人在钢琴前跳舞，穿一双细带漆金高跟鞋，舞姿是优美的探戈，与影子相对婆娑，伴了身后靡靡之音。

灯光下，跳舞女郎的长发凌乱，唇角胭脂分明，偶尔，她斜斜抛来个媚眼，黑发流丽下一抹魅异的彩，段绫坐在舞台前，手上夹支烟，此刻记忆透过苍白昏黯肤膜般的尘罩，清晰见骨。

奇怪，原来女人伤心到极点时不会削瘦枯竭，反而脂润肌长，只是头发皮肤沉黄，暗哑无光。

他狠狠地吸了烟，将余蒂捺在烟缸里，挥挥手，往事袅袅如云烟。

一边的周晓峰看出不妥，忍不住问：“怎么回事？段绫，场面最忌讳这种心不在焉的表情。”

然后他自己立起身，向酒吧门口挥手，一面低声道：“振作起精神，他们来了。”

段绫回过身，看萧镇一行三人缓缓进入，衣装笔挺，年龄相貌也一般整齐。

“我的天。”他心里说：“怎么像电影里黑手党的排场。”

“请坐请坐。”周晓峰已经八面玲珑地点头打招呼，又使眼色吩咐小姐上茶。

萧镇冷冷地坐了，他不过二十七八岁的年纪，面孔轮廓异常清晰，看人时目光凉凉，只眉锋微挑时，才能让人洞出些心情。

“不要叫我萧总。”他的开场白也十分简捷，干脆道：“我不过是银行负责人，段先生这样慎重地拖人约我出来见面，有什么事情可以直说，不必客套废话。”

这人连说话口气也像黑帮老大，段凌不觉皱地皱了皱眉，脸上已经是苦笑：“萧先生，其实冒昧约你来这里，是为了那笔贷款申请……。”

“抱歉。”萧镇截口道：“贵公司的条件不符合我们贷款资格，我已经叫人把申请书驳回了。”又挑眉问：“只是这件事吗？”

段凌碰了老大一个钉子，立刻挂不住，苦笑僵在面孔上，只余苦楚，哪还有一丝笑意。

“哪里哪里。”周晓峰马上婉转话题，赔笑道：“萧先生不知道吧，段先生经营的盛萌公司原来属于苏静诚先生，而苏先生与萧先生的父亲……。”

“不错，苏静诚与我父亲本来是合伙人，而且盛萌公司前期准备工作家父也确有参与。”萧镇只是看住段凌，口气淡淡的：“可是这些情况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父辈的交情是旧事旧情，也许段先生曾经与苏静诚的独女有婚约，但也是旧事旧情，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到这里他忽然挑了个狡黠的笑：“段先生，恕我说一句实话，就算你现在姓苏，是苏静诚的亲儿子，恐怕我也不会卖这份人情。”

口气实在太强硬，强硬到伶俐俏皮的周晓峰也无力化冰锥至柔婉细水，气氛冰冷无味地凝住，段凌手足发寒，额上却起了层茸茸汗。

“没有别的事了吧？”萧镇居然还若无其事，看了看手上白金超薄表，起身就要走。

“慢！”段绫猛地立起来，手握了拳，一字字道：“我的贷款担保额还差多少？”

“不是很多，五十万左右额度。”萧镇道，阴暗光线下他似只警觉的黑豹，身形矫健，眼中炯炯寒光。

“我手上还有栋房产，抵押价大约是八十万块钱。”

“是吗？”萧镇微微笑了：“怎么不早说？这样吧，明天你可以把相关资料证明附在申请书后带来，我会叫审计部人员看了，如果确实合格，一定提早把款子拨下去。”

“那就多谢了。”段绫道，周晓峰回过神来，笑容可掬地又送人出去。

“我的天！”他回来后不住摇头，拍段绫肩头道：“如今的吸血鬼都是这样，又精又狠，什么情面都不肯讲了。”

“哼！”段绫虎着脸不说话，眼神游移不定。

“喂，老弟，你也太不够朋友了，既然手里有足够的担保额，为什么又多此一举地让我出面约人？”周晓峰指了他鼻子：“你这不是在消遣我吗？”

“一言难尽！”段绫长叹，他脸色很不好，勉强一笑：“其实，要不是走到末，我怎么会想动那套房子。”

“什么？哪一套房子？”

“绫？”舞台上的女子已经走过来，身上香汗淋淋地，在灯光下焕出光泽，径自到桌上取了杯饮料，仰头一气灌尽后，才呼出口气，问：“到哪里去吃饭？”

“不吃了，我还有其他事情，你先回去，明天我有空再打你电话。”

“什么？”女子立刻丢了杯子，细细柳眉竖起：“说好了怎么能反悔？你是不是故意玩我呀？”

她本来暴烈难驯，也很知道这点对男人的吸引力，于是索性撒起泼来，长卷发蓬热似一头母狮，美艳狂野到十分，把一双涂了亮紫晶晶眼影的大眼狠狠瞪住他，咬牙切齿道：“不行，今天晚上这顿饭我是吃定了！”

段绫早习惯了这种突如其来的野性，并不在乎，冷冷地看住她，顺手又取出支烟，点燃，道：“这是没有可能的事。”

十分钟后，他已经出了酒吧门，立在闪烁艳丽鲜辣的霓虹灯下，用纸巾擦去腕上血渍。

周晓峰余惊未定，不住跺脚叹：“早叫你别惹这种欢场里的女人，嗝起来能烧化你，转眼就翻脸，横起来能杀人。”

段绫只是冷笑，对于他女人多一个少一个都不是问题，问题只是钱多钱少。

“你真的有房产抵押权？”周晓峰还在问他：“兄弟，看不出你手段挺多，冷不丁地又变出栋房子来，到底什么来路，怎么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

“没什么。”段绫随手掐了烟头，向他点点头：“我有事，先走了。”

他要急急赶去对付另外一个女人。

此时已是晚上八点，苏嫔坐在书桌前整理东西，听到门铃响，随口叫：“妈，你去开门吧。”

耳听得苏太太趿着拖鞋过去，停在门口，半晌没了动静，苏嫔不由奇怪，又问：“妈，怎么了？”

“嫔嫔！”她母亲声音也变了，把嗓子压得极低，尾声颤抖：“你快来看。”

苏嫔只得起身赶过去，却见她母亲立在门背后，从猫眼里向久张望，脸惊得煞白。

“怎么了？”前些日子的某些事情又兜上心头，苏嫔也变了脸色，问：“是不是舅舅舅妈他们一伙人？”

“你自己来看。”

猫眼外一个男人清朗挺拔，面容轮廓削瘦，他显然是知道有人在门后偷窥，抬起脸，安静地微笑。

苏嫔只觉脑中轰然有声，无数面镜子片刻爆开，齐刷刷飞过来，嵌入身体里面，每一只伤口里渗出血。

“嫋嫋，他怎么会来找你？会不会……。”苏太太睁大眼，呆了会儿，忽然又露出喜悦之色：“我来开门吧，嫋嫋，和他好好谈谈，你……，你别太激动呀。”

她不等苏嫋开口，自己去开门，满脸故意堆出不耐烦的神色，向来人凛然道：“咦，是你？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来找嫋嫋的。”段绫依旧微笑，略略弯了弯腰：“妈，这些日子不见，你气色倒好。”

“哼，我不是你妈，你认错人了。”苏太太手搭在门身，恶声恶气道：“你还有脸来？竟然还敢叫我妈？真是昏了头。”

一边嘴里势不两立，一边却已让开身，侧身让他进来。

苏嫋在旁边看得怔住，拦也拦不住，心里郁闷堵塞，又不好发话。

只见母亲把段绫让到里间，面上还是故意冷落表情，道：“你们年轻人的事向来乱七八糟，说给我听也不一定懂，以前的事就不要提了，有什么话你们自己谈。”

打着哈哈，又背转身向苏嫋使了个眼色，才慢吞吞地出去，临走时还不忘把房间掩上。

情形实在荒诞可笑，苏嫋面色由青转白，生气之后，唯觉万分悲哀，咬唇立在一边不响。

“嫋嫋。”等房间里安静下来，段绫脸上露出种体谅理解表情，温柔地看着苏嫋，轻轻问：“今天下午为什么不打招呼？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没有必要。”苏嫋冷冷道：“离婚后，我们已经是陌路，何必再做什么表面功夫。”

“唉，你这又是何必？”段绫叹，上前想拉她的手，被苏嫋断然拂开。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请直接说出来，别再演戏了，我妈也许会相信你尚有一丝人性，可我从来并不这么认为。”

“这么激烈？”段绫笑：“你……。”

“不错，我就是个疯子，这一点你不是早到处替我宣传过了吗？奇怪的是，你怎么会有兴趣来看一个疯女人？是不是我还有什么利用价值？”

如此直接，段绫有些沉不住气了，问题是，他才与一个同样犀利冷冰冰的人说过话，只是，他没有对她忍气吞声的理由，于是索性板了脸，淡淡道：“也好，想不到几个月不见，你变得这样果断，看来生某些病倒未必有坏处。”

苏嫫听了倒吸口冷气，怒得指尖发麻。

段绫看在眼里，倒很有些解气，便又笑：“嫫嫫，如果我没记错，当初我们准备结婚时买的房子产权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你想怎么样？”

“我公司最近要开发新项目，资金周转有些困难，需要些担保抵押品。”

“你有没有良心！”苏嫫愕然：“那套房子是我父亲出的钱，当初你分毛未拔……。”

“可是这是个法制社会，一切以文件资料为准，我有这个权利。”

“你去死！”苏嫫浑身发抖，想也不想，顺手从桌上抢了只水晶花瓶向他迎面砸过去，眼角已迸出泪来：“你要不要脸，段绫，你得到我父亲的公司家当，把我逼到绝路，现在还要谋这套房子，现在这是我和妈妈唯一的经济来源了，你到底是不是人！”

她动作快，但段绫早有觉察，立刻侧身避过，可距离离得实在近，仍被瓶身擦到额头，雕花水晶瓶弹出去，撞在墙面上，碎成裂片。

“唉呀呀，出什么事了？”隔壁苏太太尖叫，跌跌冲冲奔进来，拍着胸口急：“有话好好说，段绫，你说什么了，把嫫嫫气成这样，她……。”

“她有病，是个疯子。”段绫抚着额上肿起，冷冷地，尖刻地，一字一字道：“其实我根本是多此一举，怎么能和个疯子商量事情呢？苏伯母，我没事，可你得小心别让她出去生事，万一在外面打了人，是要吃官司的。”

一听这话，苏嫫冲过来便要拼命，苏太太紧紧抱住女儿，又急又怕，哭了起来：“嫫嫫，你定定心，别这样。”

段凌乘这一拦，已转身出去，在门口，当着缩头缩脑看热闹的邻居面，一笑：“没事，春天到了，正常现象。”

众人掩口笑，看他动作潇洒地一挥手，走了。

房门大开，有人凑到门口探身往里看，只见书房门也开了，里面苏太太抱了苏嫫，哭得脸红颈胀，地上一只碎玻璃瓶，于是吐了吐舌头收身回来，向众人轻轻笑：“别看了，小心惹祸上身，听说神经病发了是不管熟人生人的。”

大伙嘻嘻哈哈地各自回家，楼道里又恢复原样，只有苏氏母女泣声隐约，混了电视综艺节目喧闹、麻将桌上骨牌哗啦啦、小孩子奔来奔去积木瘫了一地，在冗长黯蓝色的夜晚，又有谁肯用心分辨。

苏嫫渐渐收了泪，推开母亲去关门。

“怎么会这样？”她母亲仍在淌泪，跟着她身后喃喃地说：“嫫嫫你为什么要同他发脾气，现在你已经这样，人家肯来找你总是让步，你这孩子，怎么还要……？”

“妈！”苏嫫叹：“既然知道我已经这样狼狈，还有谁会来看我的眼色，他是来要房子的，明天起我还是去找工作吧，如果那房子也出事了，咱们俩只也有喝西北风了。”

“什么！”苏太太这才完全惊呆，张口结舌地看女儿：“他要那房子做什么？他有了你爸爸的公司，我们却只有这一套房子收租！”一想到要生活艰难，脑中一热，再也不顾女儿面子，拉了她手又哭又骂：“这就是你找的男人？简直禽兽不如！你真是瞎了眼了……。”

“是，我瞎了眼，我还是个疯子！”苏嫫头痛，一整天下来所有新创旧疾全发，她抱了头弯膝蹲下去，开始尖叫，一声高过一声。

苏太太被她叫得害怕起来，反而自己住了口，唬得又去劝她：“没事的，没事的，嫫嫫，快别叫了，别人会听到的。”

可是苏嫫哪还会怕人听到，她紧紧抱住头，闭了眼，对住黑暗狂声发泄。

三

[人确实经历一个时期，不是一件可以纪念的事物]

苏嫫打电话退了一周两次的心理咨询，穿上一年前的套装，去开始工作。

镜子前才发现自己真是胖了许多，裙襕拉不上去，窄身西装钮扣如牛郎织女遥遥不可及，面上皮肤干涩无光，脂粉也吸不牢。根本不可能再用哑光淡色口红，于是狠狠地涂抹鲜艳玫红系列，换上套深色宽身套装，往镜子前挺胸吸肚一立，果然风韵犹存中年美妇一名。

叹气，皱眉，还是出了门。

苏太太一直在旁边看她打扮，不住追问：“嫫嫫你行不行？已经一年多没有工作了，还记得以前的功夫吗？”

苏嫫苦笑，以前？苏太太还以为她是年薪十五万以上的高职，这份工作月工资才一千五百块钱而已，说得好听点是经理助理，可在那个关系群狭小的行动空间里，她只须往返于复印打字泡茶同文件整理。

嘴上还是婉转保证，顺手取了包袋出门。

在门口，忍不住回头笑一笑，妈，你放心，至少那里不会有人知道我的病。

苏太太一怔，立刻脸上有些讪讪地。

工作的确简单，是个国营小公司文书管理部，连打字复印泡茶工作也不大有，一共只得四个员工一个科长，一个部门就是一个小社会。

“苏小姐这么年轻漂亮，又会英文懂财务，怎么会到我们这种小企业来工作？”戴眼镜外表斯文的老职员方万华笑嘻嘻地问她，玻璃镜片也挡不住猜疑好奇。

苏嫫敷衍道：“我最怕有压力，工作轻闲点才好。”

“对呀，女孩子重要的是找个好丈夫，苏小姐年纪也不很轻了，大概已经名花有主了吧？”高嗓门的许大姐谄媚地向她一个劲的笑：“看你这身衣服就知道啦，虽然我不懂行情，可我知道，这一定是名牌！”